晉書/卷05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十三 ◄

晉書
卷五十四·列傳第二十四

► 卷五十五

陸機 陸雲

陸機

陸機，字士衡，吳郡人也。祖遜，吳丞相。父抗，吳大司馬。機身長七尺，其聲如鐘。少有異才，文章冠世，伏膺儒術，非禮不動。抗卒，領父兵為牙門將。年二十而吳滅，退居舊里，閉門勤學，積有十年。以孫氏在吳，而祖父世為將相，有大勳於江表，深慨孫皓舉而棄之，乃論權所以得，皓所以亡，又欲述其祖父功業，遂作《辯亡論》二篇。其上篇曰：

昔漢氏失禦，奸臣竊命，禍基京畿，毒遍宇內，皇綱弛頓，王室遂卑。於是群雄蜂駭，義兵四合。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，電發荊南，權略紛紜，忠勇伯世，威棱則夷羿震盪，兵交則醜虜授馘，遂掃清宗祊，蒸禋皇祖。于時雲興之將帶州，猋起之師跨邑，哮闞之群風驅，熊羆之族霧合。雖兵以義動，同盟戮力，然皆苞藏禍心，阻兵怙亂，或師無謀律，喪威稔寇。忠規武節，未有如此其著者也。

武烈既沒，長沙桓王逸才命世，弱冠秀髮，招攬遺老，與之述業。神兵東驅，奮寡犯眾，攻無堅城之將，戰無交鋒之虜。誅叛柔服，而江外底定；飭法修師，則威德翕赫。賓禮名賢，而張公為之雄；交禦豪俊，而周瑜為之傑。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，雅達而聰哲，故同方者以類附，等契者以氣集，江東蓋多士矣。將北伐諸華，誅鉏幹紀，旋皇

輿於夷庚，反帝坐於紫闥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清天步而歸舊物。戎車既次，群凶側目，大業未就，中世而殞。

用集我大皇帝，以奇蹤襲逸軌，睿心因令圖，從政咨於故實，播憲稽乎遺風；而加之以篤敬，申之以節儉，疇諮俊茂，好謀善斷，束帛旅於丘園，旌命交乎塗巷。故豪彥尋聲而響臻，志士晞光而景騖，異人輻輳，猛士如林。於是張公為師傅；周瑜、陸公、魯肅、呂蒙之儔，入為腹心，出為股肱；甘甯、淩統、程普、賀齊、硃桓、硃然之徒奮其威，韓當、潘璋、黃蓋、蔣欽、周泰之屬宣其力；風雅則諸葛瑾、張承、步騭以名聲光國，政事則顧雍、潘浚、呂范、呂岱以器任幹職，奇偉則虞翻、陸績、張惇以風義舉政，奉使則趙咨、沈珩以敏達延譽，術數則吳范、趙達以禨祥協德；董襲、陳武殺身以衛主，駱統、劉基強諫以補過。謀無遺計，舉不失策。故遂割據山川，跨制荊、吳，而與天下爭衡矣。魏氏嘗藉戰勝之威，率百萬之師，浮鄧塞之舟，下漢陰之眾，羽楫萬計，龍躍順流，銳師千旅，武步原隰，謨臣盈室，武將連衡，喟然有吞江浒之志，壹宇宙之氣。而周瑜驅我偏師，黜之赤壁，喪旗亂轍，僅而獲免，收跡遠遁。漢王亦憑帝王之號，帥巴、漢之人，乘危騁變，結壘千里，志報關羽之敗，圖收湘西之地。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，覆師敗績，困而後濟，絕命永安。續以濡須之寇，臨川摧銳；蓬龍之戰，子輪不反。由是二邦之將，喪氣挫鋒，勢<血醜>財匱，而吳莞然坐乘其弊，故魏人請好，漢氏乞盟，遂躋天號，鼎峙而立。西界庸、益之郊，北裂淮、漢之涘，東苞百越之地，南括群蠻之表。於是講八代之禮，搜三王之樂，告類上帝，拱揖群後。武臣毅卒，循江而守；長棘勁鎩，望叅而奮。庶尹盡規于上，黎元展業於下，化協殊裔，風衍遐圻。乃俾一介行人，撫巡外域，巨象逸駿，擾於外閑，明珠瑋寶，耀於內府，珍瑰重跡而至，奇玩應響而赴；輶軒騁于南荒，沖輈息於朔野；黎庶免干戈之患，戎馬無晨服之虞，而帝業固矣。

大皇既沒，幼主蒞朝，奸回肆虐。景皇聿興，虔修遺憲，政無大闕，守文之良主也。降及歸命之初，典刑未滅，故老猶存。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，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，而施績、範慎以威重顯，丁奉、鐘離斐以武毅稱，孟宗、丁固之徒為公卿，樓玄、賀邵之屬掌機事，元首雖病，股肱猶良。爰逮末葉，群公既喪，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，皇家有土崩之釁，曆命應化而微，王師躡運而發，卒散于陳，眾奔於邑，城池無籓籬之固，山川無溝阜之勢，非有工輸雲梯之械，智伯灌激之害，楚子築室之圍，燕人濟西之隊，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。雖忠臣孤憤，烈士死節，將奚救哉！

夫曹、劉之將非一世所選，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，戰守之道抑有前符，險阻之利俄

然未改，而成敗貿理，古今詭趣，何哉？彼此之化殊，授任之才異也。

其下篇曰：

昔三方之王也，魏人據中夏，漢氏有岷、益，吳制荊、揚而掩有交、廣。曹氏雖功濟諸華，虐亦深矣，其人怨。劉翁因險以飾智，功已薄矣，其俗陋。夫吳，桓王基之以武，太祖成之以德，聰明睿達，懿度弘遠矣。其求賢如弗及，卹人如稚子，接士盡盛德之容，親仁罄丹府之愛。拔呂蒙於戎行，試潘浚於系虜。推誠信士，不恤人之我欺；量能授器，不患權之我偪。執鞭鞠躬，以重陸公之威；悉委武衛，以濟周瑜之師。卑宮菲食，豐功臣之賞；披懷虛己，納謨士之算。故魯肅一面而自托，士燮蒙險而效命。高張公之德，而省游田之娛；賢諸葛之言，而割情欲之歡；感陸公之規，而除刑法之煩；奇劉基之議，而作三爵之誓；屏氣跼蹐，以伺子明之疾；分滋損甘，以育淩統之孤；登壇慷慨，歸魯子之功；削投怨言，信子瑜之節。是以忠臣競盡其謨，志士咸得肆力，洪規遠略，固不厭夫區區者也。故百官苟合，庶務未遑。初都建鄴，群臣請備禮秩，天子辭而弗許，曰：「天下其謂朕何！」宮室輿服，蓋慊如也。爰及中葉，天人之分既定，故百度之缺粗修，雖醲化懿綱，未齒乎上代，抑其體國經邦之具，亦足以為政矣。地方幾萬里，帶甲將百萬，其野沃，其兵練，其器利，其財豐；東負滄海，西阻險塞，長江制其區宇，峻山帶其封域，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也。借使守之以道，禦之以術，敦率遺典，勤人謹政，修定策，守常險，則可以長世永年，未有危亡之患也。

或曰：「吳、蜀脣齒之國也，夫蜀滅吳亡，理則然矣。」夫蜀，蓋簒援之與國，而非吳人之存亡也。其郊境之接，重山積險，陸無長轂之徑；川厄流迅，水有驚波之艱。雖有銳師百萬，啟行不過千夫；軸轤千里，前驅不過百艦。故劉氏之伐，陸公喻之長蛇，其勢然也。昔蜀之初亡，朝臣異謀，或欲積石以險其流，或欲機械以禦其變。天子總群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，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，固無可遏之理，而機械則彼我所共，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，即荊、楚而爭舟楫之用，是天贊我也，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。逮步闡之亂，憑寶城以延強寇，資重幣以誘群蠻。于時大邦之眾，雲翔電發，懸旆江介，築壘遵渚，衿帶要害，以止吳人之西，巴、漢舟師，沿江東下。陸公偏師三萬，北據東坑，深溝高壘，按甲養威。反虜宛跡待戮，而不敢北窺生路，強寇敗績宵遁，喪師太半。分命銳師五千，西禦水軍，東西同捷，獻俘萬計。信哉賢人之謀，豈欺我哉！自是烽燧罕驚，封域寡虞。陸公沒而潛謀兆，吳釁深而六師駭。夫太康之役，眾未盛乎曩日之師；廣州之亂，禍有愈乎向時之難，而邦家顛覆，宗廟為墟。嗚呼！「人之雲亡，邦國殄瘁」，不其然歟！

《易》曰「湯、武革命順乎天」，或曰「亂不極則治不形」，言帝王之因天時也。古人有言曰「天時不如地利」，《易》曰「王侯設險以守其國」，言為國之恃險也。又曰「地利不如人和」，「在德不在險」，言守險之在人也。吳之興也，參而由焉，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。及其亡也，恃險而已，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。夫四州之萌非無眾也，大江以南非乏俊也，山川之險易守也，勁利之器易用也，先政之策易修也，功不興而禍遘何哉？所以用之者失也。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，審存亡之至數，謙己以安百姓，敦惠以致人和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，慈和以結士庶之愛。是以其安也，則黎元與之同慶，及其危也，則兆庶與之同患。安與眾同慶，則其危不可得也；危與下同患，則其難不足卹也。夫然，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，《麥秀》無悲殷之思，《黍離》無湣周之感也。

至太康末，與弟雲俱入洛，造太常張華。華素重其名，如舊相識，曰：「伐吳之役，利獲二俊。」又嘗詣侍中王濟，濟指羊酪謂機曰：「卿吳中何以敵此？」答云：「千里蓴羹，未下鹽豉。」時人稱為名對。張華薦之諸公。後太傅楊駿辟為祭酒。會駿誅，累遷太子洗馬、著作郎。范陽盧志於眾中問機曰：「陸遜、陸抗於君近遠？」機曰：「如君于盧毓、盧廷。」志默然。既起，雲謂機曰：「殊邦遐遠，容不相悉，何至於此！」機曰：「我父祖名播四海，寧不知邪！」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。

吳王晏出鎮淮南，以機為郎中令，遷尚書中兵郎，轉殿中郎。趙王倫輔政，引為相國參軍。豫誅賈謐功，賜爵關中侯。倫將篡位，以為中書郎。倫之誅也，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，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，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。賴成都王穎、吳王晏並救理之，得減死徙邊，遇赦而止。

初機有駿犬，名曰黃耳，甚愛之。既而羈寓京師，久無家問，笑語犬曰：「我家絕無書信，汝能齎書取消息不？」犬搖尾作聲。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系其頸，犬尋路南走，遂至其家，得報還洛。其後因以為常。時中國多難，顧榮、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，機負其才望，而志匡世難，故不從。

冏既矜功自伐，受爵不讓，機惡之，作《豪士賦》以刺焉。其序曰：

夫立德之基有常，而建功之路不一。何則？修心以為量者存乎我，因物以成務者系乎彼。存乎我者，隆殺止乎其域；系乎彼者，豐約惟所遭遇。落葉俟微飆以隕，而風之力蓋寡；孟嘗遭雍門以泣，而琴之感以末。何哉？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，將墜之泣不足

煩哀響也。是故苟時啟於天，理盡於人，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，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。故曰「才不半古，功已倍之」，蓋得之于時世也。曆觀今古，徼一時之功而居伊、周之位者有矣。

夫我之自我，智士猶嬰其累；物之相物，昆蟲皆有此情。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，神器暉其顧眄，萬物隨其俯仰，心玩居常之安，耳飽從諛之說，豈識乎功在身外，任出才表者哉！且好榮惡辱，有生之所大期，忌盈害上，鬼神猶且不免，人主操其常柄，天下服其大節，故曰天可仇乎。而時有玄服荷戟，立乎廟門之下，援旗誓眾，奮於阡陌之上，況乎世主制命，自下裁物者乎！廣樹恩不足以敵怨，勤興利不足以補害，故曰代大匠斫者必傷其手。且夫政由甯氏，忠臣所以慷慨；祭則寡人，人主所不久堪。是以君奭怏怏，不悅公旦之舉；高平師師，側目博陸之勢。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懷，宣帝若負芒刺於背，非其然者歟？

嗟乎！光于四表，德莫富焉。王曰叔父，親莫昵焉。登帝天位，功莫厚焉。守節沒齒，忠莫至焉。而傾側顛沛，僅而自全，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，文子懷忠敬而齒劍，固其所也。因斯以言，夫以篤聖穆親，如彼之懿，大德至忠，如此之盛，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，止謗於眾多之口，過此以往，惡睹其可！安危之理，斷可識矣。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！身危由於勢過，而不知去勢以求安；禍積起于寵盛，而不知辭寵以招福。見百姓之謀己，則申宮警守，以崇不畜之威；懼萬方之不服，則嚴刑峻制，以賈傷心之怨。然後威窮乎震主，而怨行乎上下，眾心日陊，危機將發，而方偃仰瞪眄，謂足以誇世，笑古人之未工，忘己事之已拙，知曩勳之可矜，暗成敗之有會。是以事窮運盡，必有顛仆；風起塵合，而禍至常酷也。聖人忌功名之過己，惡寵祿之逾量，蓋為此也。

夫惡欲之大端，賢愚所共有，而遊子殉高位于生前，志士思垂名於身後，受生之分，惟此而已。夫蓋世之業，名莫盛焉；率意無違，欲莫順焉。借使伊人頗覽天道，知盡不可益，盈難久持，超然自引，高揖而退，則巍巍之盛，仰邈前賢，洋洋之風，俯觀來籍，而大欲不止於身，至樂無愆乎舊，節彌效而德彌廣，身逾逸而名逾劭。此之不為，而彼之必昧，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，一匱之釁積成山嶽，名編凶頑之條，身厭荼毒之痛，豈不謬哉！故聊為賦焉，庶使百世少有悟雲。

罔不之悟，而竟以敗。

機又以聖王經國，義在封建，因采其遠指，著《五等論》曰：

夫體國經野，先王所慎，創制垂基，思隆後葉。然而經略不同，長世異術。五等之制，始于黃、唐，郡縣之治，創于秦、漢，得失成敗，備在典謨，是以其詳可得而言。

夫王者知帝業至重，天下至廣。廣不可以偏制，重不可以獨任。任重必於借力，制廣終乎因人。故設官分職，所以輕其任也；並建伍長，所以弘其制也。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，裁其親疏之宜，使萬國相維，以成磐石之固；宗庶雜居，而定維城之業。又有以見綏世之長禦，識人情之大方，知其為人不如厚己，利物不如圖身；安上在於悅下，為己存乎利人。故《易》曰「悅以使人，人忘其勞」，孫卿曰「不利而利之，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」。是以分天下以厚樂，則己得與之同憂；饗天下以豐利，而己得與之共害。利博而恩篤，樂遠則憂深，故諸侯享食土之實，萬國受傳世之祚。夫然，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，九服之內知有定主，上之子愛於是乎生，下之禮信於是乎結，世平足以敦風，道衰足以禦暴。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，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。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，主尊賴群後之圖身，譬猶眾目營方，則天網自恢；四體辭難，而心膂獲乂。蓋三代所以直道，四王所以垂業也。

夫盛衰隆弊，理所固有，教之廢興，系乎其人，原法期於必諒，明道有時而暗。故世及之制弊于強禦，厚下之典漏於末折，侵弱之釁遘自三委，陵夷之禍終乎七雄。昔成湯親照夏後之鑒，公旦目涉商人之戒，文質相濟，損益有物。然五等之禮，不革于時，封畛之制，有隆爾者，豈玩二王之禍而暗經世之算乎？固知百世非可懸禦，善制不能無弊，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，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。是以經始獲其多福，慮終取其少禍，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，郡縣非興化之具。故國憂賴其釋位，主弱憑于翼戴。及承微積弊，王室遂卑，猶保名位，祚垂後嗣，皇統幽而不輟，神器否而必存者，豈非事勢使之然歟！

降及亡秦，棄道任術，懲周之失，自矜其得。尋斧始於所庇，制國昧於弱下，國慶獨饗其利，主憂莫與共害。雖速亡趨亂，不必一道，顛沛之釁，實由孤立。是蓋思五等之小怨，亡萬國之大德，知陵夷之可患，暗土崩之為痛也。周之不競，有自來矣。國乏令主，十有餘世。然片言勤王，諸侯必應，一朝振矜，遠國先叛，故強晉收其請隧之圖，暴楚頓其觀鼎之志，豈劉、項之能窺關，勝、廣之敢號澤哉！借使秦人因循其制，雖則無道，有與共亡，覆滅之禍，豈在曩日！

漢矯秦枉，大啟王侯，境土逾溢，不遵舊典，故賈生憂其危，晁錯痛其亂。是以諸

侯岨其國家之富，憑其士庶之力，勢足者反疾，土狹者逆遲，六臣犯其弱綱，七子沖其漏網，皇祖夷於黔徒，西京病於東帝。是蓋過正之災，而非建侯之累也。然呂氏之難，朝士外顧；宋昌策漢，必稱諸侯。逮至中葉，忌其失節，割削宗子，有名無實，天下曠然，復襲亡秦之軌矣。是以五侯作威，不忌萬國；新都襲漢，易於拾遺也。光武中興，纂隆皇統，而由遵覆車之遺轍，養喪家之宿疾，僅及數世，奸宄棄斥。卒有強臣專朝，則天下風靡，一夫從衡，而城池自夷，豈不危哉！

在周之衰，難興王室，放命者七臣，幹位者三子，嗣王委其九鼎，凶族據其天邑，鉦鼙震於閫宇，鋒鏑流于絳闕，然禍止畿甸，害不覃及，天下晏然，以安待危。是以宣王興于共和，襄惠振于晉、鄭。豈若二漢階闥暫擾，而四海已沸，嬖臣朝入，九服夕亂哉！

遠惟王莽篡逆之事，近覽董卓擅權之際，億兆悼心，愚智同痛。然周以之存，漢以之亡，夫何故哉？豈世乏曩時之臣，士無匡合之志歟？蓋遠績屈于時異，雄心挫於卑勢耳。故烈士扼腕，終委寇仇之手；中人變節，以助虐國之桀。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，然上非奧主，下皆市人，師旅無先定之班，君臣無相保之志，是以義兵雲合，無救劫殺之禍，眾望未改，而已見大漢之滅矣。

或以「諸侯世位，不必常全，昏主暴君，有時比跡，故五等所以多亂。今之牧守，皆官方庸能，雖或失之，其得固多，故郡縣易以為政」。夫德之休明，黜陟日用，長率連屬，咸述其職，而淫昏之郡無所容過，何則其不治哉！故先代有以興矣。苟或衰陵，百度自悖，鬻官之吏以貨准財，則貪殘之萌皆群後也，安在其不亂哉！故後王有以之廢矣。且要而言之，五等之君，為己思政；郡縣之長，為吏圖物。何以征之？蓋企及進取，仕子之常志；修己安人，良士所希及。夫進取之情銳，而安人之譽遲，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，在位所不憚；損實事以養名者，官長所夙慕也。君無卒歲之圖，臣挾一時之志。五等則不然。知國為己土，眾皆我民；民安，己受其利；國傷，家嬰其病。故前人欲以垂後，後嗣思其堂構，為上無苟且之心，群下知膠固之義。使其並賢居政，則功有厚薄；兩愚處亂，則過有深淺。然則八代之制，幾可以一理貫；秦、漢之典，殆可以一言蔽也。

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，勞謙下士。機既感全濟之恩，又見朝廷屢有變難，謂穎必能康隆晉室，遂委身焉。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，表為平原內史。太安初，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，假機後將軍、河北大都督，督北中郎將王粹、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。機以三世為將，道家所忌，又羈旅入宦，屯居群士之右，而王粹、牽秀等皆有怨心，

固辭都督。穎不許。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于粹，機曰：「將謂吾為首鼠避賊，適所以速禍也。」遂行。穎謂機曰：「若功成事定，當爵為郡公，位以台司，將軍勉之矣！」機曰：「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，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，今日之事，在公不在機也。」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，言於穎曰：「陸機自比管、樂，擬君暗主，自古命將遣師，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。」穎默然。機始臨戎，而牙旗折，意甚惡之。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，鼓聲聞數百里，漢、魏以來，出師之盛，未嘗有也。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，機軍大敗，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，水為之不流，將軍賈棱皆死之。

初，宦人孟玖弟超並為穎所嬖寵。超領萬人為小都督，未戰，縱兵大掠。機錄其主者。超將鐵騎百餘人，直入機麾下奪之，顧謂機曰：「貉奴能作督不！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，機不能用。超宣言於眾曰：「陸機將反。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，軍不速決。及戰，超不受機節度，輕兵獨進而沒。玖疑機殺之，遂譖機於穎，言其有異志。將軍王闡、郝昌、公師籓等皆玖所用，與牽秀等共證之。穎大怒，使秀密收機。其夕，機夢黑幰繞車，手決不開，天明而秀兵至。機釋戎服，著白帢，與秀相見，神色自若，謂秀曰：「自吳朝傾覆，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，入侍帷幄，出剖符竹。成都命吾以重任，辭不獲已。今日受誅，豈非命也！」因與穎箋，詞甚淒惻。既而歎曰：「華亭鶴唳，豈可復聞乎！」遂遇害於軍中，時年四十三。二子蔚、夏亦同被害。機既死非其罪，士卒痛之，莫不流涕。是日昏霧晝合，大風折木，平地尺雪，議者以為陸氏之冤。

機天才秀逸，辭藻宏麗，張華嘗謂之曰：「人之為文，常恨才少，而子更患其多。」弟雲嘗與書曰：「君苗見兄文，輒欲燒其筆硯。」後葛洪著書，稱「機文猶玄圃之積玉，無非夜光焉，五河之吐流，泉源如一焉。其弘麗妍贍，英銳漂逸，亦一代之絕乎！」其為人所推服如此。然好游權門，與賈謐親善，以進趣獲譏。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，並行於世。

孫拯

孫拯者，字顯世，吳都富春人也。能屬文，仕吳為黃門郎。孫皓世，侍臣多得罪，惟拯與顧榮以智全。吳平後，為涿令，有稱績。機既為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，兩踝骨見，終不變辭。門生費慈、宰意二人詣獄明拯，拯譬遣之曰：「吾義不可誣枉知故，卿何宜復爾？」二人曰：「僕亦安得負君！」拯遂死獄中，而慈、意亦死。

陸雲

雲字士龍，六歲能屬文，性清正，有才理。少與兄機齊名，雖文章不及機，而持論過之，號曰「二陸」。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，曰：「此兒若非龍駒，當是鳳雛。」後舉雲賢良，時年十六。吳平，入洛。機初詣張華，華問雲何在。機曰：「雲有笑疾，未敢自見。」俄而雲至。華為人多姿制，又好帛繩纏須。雲見而大笑，不能自已。先是，嘗著綀絰上船，于水中顧見其影，因大笑落水，人救獲免。雲與荀隱素未相識，嘗會華坐，華曰：「今日相遇，可勿為常談。」雲因抗手曰：「雲間陸士龍。」隱曰：「日下荀鳴鶴。」鳴鶴，隱字也。雲又曰：「既開青雲睹白雉，何不張爾弓，挾爾矢？」隱曰：「本謂是雲龍騶騶，乃是山鹿野麋。獸微弩強，是以發遲。」華撫手大笑。刺史周浚召為從事，謂人曰：「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。」

俄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，出補浚儀令。縣居都會之要，名為難理。雲到官肅然，下不能欺，市無二價。人有見殺者，主名不立，雲錄其妻，而無所問。十許日遣出，密令人隨後，謂曰：「其去不出十里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，便縛來。」既而果然。問之具服，云：「與此妻通，共殺其夫，聞妻得出，欲與語，憚近縣，故遠相要候。」於是一縣稱其神明。郡守害其能，屢譴責之，雲乃去官。百姓追思之，圖畫形象，配食縣社。

尋拜吳王晏郎中令。晏于西園大營第室，雲上書曰：

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，訓世以儉，即位二十有六載，宮室台榭無所新營，屢發明詔，厚戒豐奢。國家纂承，務在遵奉，而世俗陵遲，家競盈溢，漸漬波蕩，遂已成風。雖嚴詔屢宣，而侈俗滋廣。每觀詔書，眾庶歎息。清河王昔起墓宅時，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，懇切之旨，形于四海。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，海內聽望，咸用欣然。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，今與國家協崇大化、追闡前踪者，實在殿下。先敦素樸而後可以訓正四方；凡在崇麗，一宜節之以制，然後上厭帝心，下允時望。臣以凡才，特蒙拔擢，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，是以不慮犯迕，敢陳所懷。如愚臣言有可采，乞垂三省。

時晏信任部將，使覆察諸官錢帛，雲又陳曰：

伏見令書，以部曲將李咸、馮南、司馬吳定、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。臣愚以聖德龍興，光有大國，選眾官材，庶工肆業。中尉該、大農誕皆清廉淑慎，恪居所司，其下眾官，悉州閭一介，疏暗之咎，雖可日聞，至於處義用情，庶無大戾。今咸、南軍旅小人，定、泰士卒廝賤，非有清慎素著，忠公足稱。大臣所關，猶謂未詳，咸等督察，

然後得信，既非開國勿用之義，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。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，而功利百倍，至於光輔國美，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。況所益不過姑息之利，而使小人用事，大道陵替，此臣所以慷慨也。臣備位大臣，職在獻可，苟有管見，敢不盡規。愚以宜發明令，罷此等覆察，眾事一付治書，則大信臨下，人思盡節矣。

雲愛才好士，多所貢達。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贍曰：

蓋聞在昔聖王，承天禦世，殷薦明德，思和人神，莫不崇典謨以教思，興禮學以陶遠。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，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。大晉建皇，崇配天地，區夏既混，禮樂將庸。君侯應曆運之會，贊天人之期，博延俊茂，熙隆載典。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，茂德清粹，器思深通。初慕聖門，棲心重仞，啟塗及階，遂升樞奧。抽靈匱于秘宮，披金縢于玄夏，思樂百氏，博采其珍；辭邁翰林，言敷其藻。探微集逸，思心洞神；論道屬書，篇章光靚。含奇宰府，婆娑公門。棲靜隱寶，淪虛藏器；褧裳襲錦，緇衣被玉。曾泉改路，懸車將邁，考盤下位，歲聿屢遷。搢紳之士，具懷愾恨。方今太清辟宇，四門啟籥，玄綱括地，天網廣羅；慶雲興以招龍，和風起而儀鳳，誠岩穴耀穎之秋，河津托乘之日也。而贍沈淪下位，群望悼心。若得端委太學，錯綜先典；垂纓玉階，論道紫宮，誠帝室之瑰寶，清廟之偉器。廣樂九奏，必登昊天之庭；《韶》《夏》六變，必饗上帝之祀矣。

入為尚書郎、侍御史、太子中舍人、中書侍郎。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內史。穎將討齊王冏，以雲為前鋒都督。會冏誅，轉大將軍右司馬。穎晚節政衰，雲屢以正言忤旨。孟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，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，而雲固執不許，曰：「此縣皆公府掾資，豈有黃門父居之邪！」玖深忿怨。張昌為亂，穎上雲為使持節、大都督、前鋒將軍以討昌。會伐長沙王，乃止。

機之敗也，並收雲。穎官屬江統、蔡克、棗嵩等上疏曰：

統等聞人主聖明，臣下盡規，苟有所懷，不敢不獻。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，師徒敗績，以法加刑，莫不謂當。誠足以肅齊三軍，威示遠近，所謂一人受戮，天下知誡者也。且聞重教，以機圖為反逆，應加族誅，未知本末者，莫不疑惑。夫爵人於朝，與眾共之；刑人於市，與眾棄之。惟刑之恤，古人所慎。今明公興舉義兵，以除國難，四海同心，雲合回應，罪人之命，懸於漏刻，泰平之期，不旦則夕矣。機兄弟並蒙拔擢，俱受重任，不當背罔極之恩，而向垂亡之寇；去泰山之安，而赴累卵之危也。直以機計慮淺近，不

能董攝群帥，致果殺敵，進退之間，事有疑似，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。刑誅事大，言機有反逆之征，宜令王粹、牽秀檢校其事。令事驗顯然，暴之萬姓，然後加雲等之誅，未足為晚。今此舉措，實為太重，得則足令天下情服，失則必使四方心離，不可不令審諦，不可不令詳慎。統等區區，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，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，敢竭愚戇，以備誹謗。

穎不納。統等重請，穎遲回者三日。盧志又曰：「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，赦其子驤，驤詣明公而擊趙，即前事也。」蔡克入至穎前，叩頭流血，曰：「雲為孟玖所怨，遠近莫不聞。今果見殺，罪無彰驗，將令群心疑惑，竊為明公惜之。」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，流涕固請，穎惻然有宥雲色。孟玖扶穎入，催令殺雲。時年四十二。有二女，無男。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，修墓立碑，四時祠祭。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，又撰《新書》十篇，並行於世。

初，雲嘗行，逗宿故人家，夜暗迷路，莫知所從。忽望草中有火光，於是趣之。至一家，便寄宿，見一年少，美風姿，共談老子，辭致深遠。向曉辭去，行十許裏，至故人家，雲此數十里中無人居，雲意始悟。卻尋昨宿處，乃王弼塚。雲本無玄學，自此談老殊進。

雲弟耽

雲弟耽為平東祭酒，亦有清譽，與雲同遇害。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硃誕書曰：「不意三陸相攜暗朝，一旦湮滅，道業淪喪，痛酷之深，荼毒難言。國喪俊望，悲豈一人！」其為州裏所痛悼如此。後東海王越討穎，移檄天下，亦以機、雲兄弟枉害罪狀穎雲。

從叔喜

喜字恭仲。父瑁，吳吏部尚書。喜仕吳，累遷吏部尚書。少有聲名，好學有才思。嘗為自敘，其略曰：「劉向省《新語》而作《新序》，桓譚詠《新序》而作《新論》。餘不自量，感子雲之《法言》而作《言道》，睹賈子之美才而作《訪論》，觀子政《洪範》而作《古今曆》，鑒蔣子通《萬機》而作《審機》，讀《幽通》、《思玄》、《四愁》而作《娛賓》、《九思》，真所謂忍愧者也。」其書近百篇。

吳平，又作《西州清論》傳於世，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。有《較論格品篇》曰：

或問予，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？答曰：'以理推之，在乎四五之間，問者愕然請問。答曰：'夫孫皓無道，肆其暴虐，若龍蛇其身，沈默其體，潛而勿用，趣不可測，此第一人也。避尊居卑，祿代耕養，玄靜守約，沖退澹然，此第二人也。侃然體國思治，心不辭貴，以方見憚，執政不懼，此第三人也。斟酌時宜，在亂猶顯，意不忘忠，時獻微益，此第四人也。溫恭修慎，不為諂首，無所雲補，從容保寵，此第五人也。過此已往，不足復數。故第二已上，多淪沒而遠悔吝，第三已下，有聲位而近咎累。是以深識君子，晦其明而履柔順也。'問者曰：'始聞高論，終年啟寤矣。'

太康中，下詔曰：「偽尚書陸喜等十五人，南士歸稱，並以貞潔不容皓朝，或忠而獲罪，或退身修志，放在草野。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，敕所在以禮發遣，須到隨才授用。」乃以喜為散騎常侍，尋卒。子育，為尚書郎、弋陽太守。

史評

贊曰：古人云：「雖楚有才，晉實用之。」觀夫陸機、陸雲，實荊、衡之杞梓，挺圭璋於秀實，馳英華於早年，風鑒澄爽，神情俊邁。文藻宏麗，獨步當時；言論慷慨，冠乎終古。高詞迴映，如朗月之懸光；疊意回舒，若重岩之積秀。千條析理，則電坼霜開；一緒連文，則珠流璧合。其詞深而雅，其義博而顯，故足遠超枚、馬，高躡王、劉，百代文宗，一人而已。然其祖考重光，羽楫吳運，文武奕葉，將相連華。而機以廊廟蘊才，瑚璉標器，宜其承俊乂之慶，奉佐時之業，申能展用，保譽流功。屬吳祚傾基，金陵畢氣，君移國滅，家喪臣遷。矯翮南辭，翻棲火樹；飛鱗北逝，卒委湯池。遂使穴碎雙龍，巢傾兩鳳。激浪之心未騁，遽骨修鱗；陵雲之意將騰，先灰勁翮。望其翔躍，焉可得哉！夫賢之立身，以功名為本；士之居世，以富貴為先。然則榮利人之所貪，禍辱人之所惡，故居安保名，則君子處焉；冒危履貴，則哲士去焉。是知蘭植中塗，必無經時之翠；桂生幽壑，終保彌年之丹。非蘭怨而桂親，豈塗害而壑利？而生滅有殊者，隱顯之勢異也。故曰，銜美非所，罕有常安；韜奇擇居，故能全性。觀機、雲之行己也，智不逮言矣。睹其文章之誡，何知易而行難？自以智足安時，才堪佐命，庶保名位，無忝前基。不知世屬未通，運鐘方否，進不能辟昏匡亂，退不能屏跡全身，而奮力危邦，竭心庸主，忠抱實而不諒，謗緣虛而見疑，生在己而難長，死因人而易促。上蔡之犬，不誡于前，華亭之鶴，方悔於後。卒令覆宗絕祀，良可悲夫！然則三世為將，釁鐘來葉；誅降不祥，殃及後昆。是知西陵結其凶端，河橋收其禍末，其天意也，豈人事乎！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